

## 睁开你的双眼：非洲和欧美的“修复”

永远孤立且与任何其他文化没有交集的文化注定无法进化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

多年来，我辗转在非洲，从阿尔及尔到金沙萨，都是我居住过的地方。在对非洲的多年研究之后，我发展出了“文化延续”的概念。即使在西方国家，这一概念也通常被诠释为贬义词。延续主要是指文化符号彼此影响这一无尽的融合过程在逻辑上的延续性。与任何种类的动物或植物相同，所有人类文化都需要重新创造的过程来进化，并且在新的环境中适应和生存。从伦理的角度而言，延续能够通过文化符号完成，因为曾经有夺取的现象。但是使这种延续再度复活的背景却是一种很矛盾的现象：“修复”/修补。

我第一次注意到修补的现象是1966年在刚果。我一个出生于库巴家族的朋友 Titi Ngnaga 给了我一些纺织物做礼物。库巴族以出产椰树纤维纺织物而闻名。我的朋友给我的纺织物有一点特别之处，吸引了我的注意：它非常旧，有许多修补好的破洞。这是怎么做到的？是仔细地修补，用和其他部分相同的织补技术、用类似的格子棉布式的法国殖民地纺织物来修补，还是由出人意料的客人来完成……

我对修补产生了兴趣，拜访了刚果（布）和刚果（金）的很多地方。在这些地方我看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我在国内看到的椰树纤维纺织物以本地材料进行修补，在许多时候，这种修补给原本的物品增添了另一种美感。

我在离开刚果几年以后，在史密森非洲艺术国家博物馆中研究居民，尤其是华盛顿特区的居民，然后在特尔菲伦中非皇家博物馆研究比利时的居民。通过研究和观看博物馆的藏品，我发现非洲的物品，如碗、面具、nkisi（仪式雕塑和圣骨盒）等，如果用原本的材料进行过修补，则会与藏品中的其他物品分开；我在博物馆的藏品库中几乎找不到它们。这些机构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表示，这些经过修补的物品实际上“不符合藏品的条件，因为无法分类”。

为何这些专家都认为这些特别的物品无法分类呢？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这些物品的美感是欧美人无法理解的，尤其是此类美感还综合了很多欧美人认为是边角料的元素，例如旧纽扣、镜子碎片、旧布片、罐头盒碎片等。

这种误解并非第一次出现。

实际上，Achille Mbembe 引用了弗朗茨·法农关于法国讽刺滑稽戏《笛卡尔街》中的“殖民当权者”的观点。法农分析了为何葡萄牙水手和刚果海岸居民之间的第一次交易并非如葡萄牙水手所认为的那样不公平的原因。实际上，即使眼镜和镜子碎片对于它们而言毫无价值，只要进入刚果社会，就会产生新的原始价值，这是一种在新环境下的特有价值。这些元素，尽管在西方并不值钱，但是却成为了强大和珍贵的仪式和社会物品的一部分。例如，它们被做成放置在村口的保护神的眼睛用于辟邪。它们还被放在仪式雕塑（nkisi）的眼部和腹部用于遮盖注入了魔力的孔洞。

从理性时代开始，尤其是从笛卡尔的时代开始，欧美人就开始对世界分类，其实是制定世界的秩序。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就是遵守其自身的文化标准。

当我发现刚果的 Vili 族的仪式雕塑的一只眼睛是用欧洲的纽扣修补而成时，我当时就震惊了。然后当我意识到这尊雕塑被带来欧洲之后一直在博物馆的藏品库内从未展出这一事实之后，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误解。其实欧美人一直都在非欧美文化中留下料想不到的元素，尤其是曾经被欧美殖民的文化。

即使一些经过修补的物品偶尔在西方的民族博物馆展出，其重点也不是修补本身，长篇赘述的都是博物馆的美学和民族价值。

这些物品自从被带到西方之后就一直被放置在旁。在当时——大家极力推崇的现代——新人类科学，如民族学等，都在西方得以发展。它们旨在分析和了解非欧美世界，但是其真正的目的是控制它们。

西方科学家忽视了这些物品的修补及其蕴含的意义，主要是因为它们体现的是另一种“物品秩序”的符号；从最常见的日常用品到卢旺达精心修补的蜜罐，或者阿尔及利亚或尼日利亚手工精巧的碗边修饰，而用西方的物品（螺丝、硬币、纽扣、子弹等）修补的别具美感的雕塑，在所有非洲民族中都能找到，无论是 Bembe 族、Songye 族，还是 Bakongo 族、Bamileke 族、Teke 族……

这些别具美感的经过修补的物品，在欧美的“现代学家”眼中一直都是这种“隔离”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因为这是试图延续其空间而创造一种新的状态的文化排异性所产生的符号，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复活。

但是，当今西方的博物馆中展出的大部分非洲手工艺品都是根据欧美的美学标准挑选出来的，而这些经过修补的物品根本无法真正地获得欧美人的认同。是否是因为这种带有政治性和理想性的行为说明在非欧美世界中存在着另一种民族和美学标准呢？

这项欧美的美学项目旨在从完美的角度出发制定世界的秩序，是在其自身的文化领域中构思出来的，不仅涵盖了经过修补的非洲物品，还涵盖了建筑和科学。例如，当勒·柯布西耶在印度为艾哈迈达巴德和昌迪加尔的人们修建的现代建筑中加入大面积的阳台时，我确定他一定没有想到，当地居民做出的第一项“修补”就是把阳台封闭起来改成厨房。

欧美的修补的概念是试图“使事物重新回到完好的状态”，这一点符合西方思想中对完美的追求。但是，相反的是，非欧美世界的修补并非追求回到最初的状态，而是赋予破损的物品另一种形式，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美感。

在上个世纪初，数千件非洲的物品，例如面具和雕塑等，被带回欧洲这片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创伤的大陆。在一战期间和之后，数百万受伤的士兵带着重伤和残肢断臂回到家园。在现代早期，极度复杂的伤势，尤其是面部的伤势，促进了身体修复技术的发展。

这种新的内容是由专门从事修补工作的开发与发展的医学实验室来完成，也就是针对受伤的面部的早期的整形手术。这项手术有的时候难度很大，就好像非洲人修复的雕塑和面具，被称为欧洲的“坏脸”。我已经在“睁开你的双眼”中指出了这两者之间的相似性。这件作品展示了身体创伤的“激进主义”与修补存在何种关系——最初是伦理关系，后来演变成了美学关系。

但是在修补的伦理背后总是隐藏着排异性的符号。

这就是以不同的方法修补成出人意料的外形的损坏的非洲手工艺品与欧美世界的现代中对修补之前和之后的平衡之间的矛盾关系。实际上，欧美世界对面部的修补在最初并不完美，其目的仅仅是做出一张人造、光滑和延展的面部。如同现代的许多领域已经变得全球化一般，对破损身体和面部的修补也促进了整形手术的发展；现代思想产生的另一个迷就是：完美之谜。

正因为整形手术的存在，完美平衡的神话符合了现代科学的教条，与非欧美世界的延续符号迥然相异。

或许这就是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艺术评论家和思想家将损坏的非洲物品排除在美学秩序以外原因？

现在，对欧美世界多年以来不承认非欧美世界的修补艺术，但是其本身恰恰在政治、艺术和科学等方面参与其中这一点进行冷嘲热讽之后，我想找出隐藏的对话，成为这两种“普遍性”之间的共同点。其中一个共同点，如同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所述，就是一个将两个世界分开又彼此联系的中间空间。这种对话将超越视觉展示，使欧美世界和非欧美世界在修补问题上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卡德尔·阿提亚